

山陽遺稿 文

八和六
1801
1



和 16
門
卷 15
第 1801

山陽文譜

明治十二年六月翻刻

山陽遺稿文詩

書林

三玉堂藏

題山陽遺稿

自序

往時子成脩外史。予一日酒間謂之曰。大
哉業也。古人云。才學識缺一不可。而僕以
為識居先焉。人皆稱君以才學。僕則竊服
君之識也。子成問其故。曰。從來學者。非無
志於史學。然多詳於漢。而畧於我矣。君乃

用全力於國史。誅姦發德。使人耳目一新。不能不傳誦焉。非是識超於人哉。子成欣然。因論焉曰。士君子處世。不可無識。且就先賢論之。若明于忠肅。能扶景泰。擊却也先。回英宗於絕域。大功無比。乃不相時而退。遂取磔禍。非識不足耶。王文成則當世

宗議大禮。嗒然不對門人之問。蓋以不關國家之安危。而徒致紛擾也。非有識乎。吾刻苦立言。以為學者之事畢矣。然非德行。無以進於聖賢之道矣。兄涉百家。而能守洛閩之平實。亦可謂有識矣。因相視而笑。引滿酬酢。各言所欲言而別矣。子成委化

己八年。追懷往事。恍如昨日。以今思之。所
貴乎識者。以其兼才學也。其人若于忠肅
王文成。而後識之深淺。可議矣。若余則既
不能有發明於經術。又不能有卓立於行
事。子成之許可。亦故者毋失其為故耳。子
成史筆如馬遷。論事如賈陸。然猶自視欲

然。謂聖賢之道。不在此矣。嗚呼。其於才
學與識何如也。頃者其門人將刻遺詩文
若干卷。使余序之。詩則於其詩抄。既悉之
矣。若文之雄偉奇特。則天下人。之知之。其
傳不待刻。亦不待序也。子成著書。外史
之外。有通議政紀諸編。此稿所輯。特其緒

餘耳。然使他人有之。足以成一家。不亦盛乎。昔者羊曇為謝安所知。安亡後。偶醉過西州門。不覺慟哭。今睹子成遺稿。有偶過西州之感。因書生前所與相語者。使置之卷首。天保辛丑五月筱崎弼撰并書



山陽先生遺稿目錄文

卷之一

書

荅古賀溥卿書

荅小野泉藏論詩律書

上菅茶山先生書

荅日野亞相公書

上樂翁公書

卷之二

論

陳平周勃論

七國及漢論



趙廣漢論

東漢政歸臺閣論

荀彧論

鄧艾鍾會論

王猛論

唐太宗論

斐度論

李德裕論

宋論

趙普論

張浚論

大江廣元論

北條氏修禪學論

卷之三

傳

節女阿王傳

阿雪傳

百合傳

高山彥九郎傳

古川翁傳

碑

廣邑新墾碑

西大寺新作石門碑

玉堂琴士碑

大塚鳩齋墓碑銘

箕浦東伯墓銘

卷之四

碑

北村孟溟墓碣

小野標翁墓碣

廣江殿峯墓碣

渡橋翁墓碣銘

大倉翁墓銘

漆谷翁退筆冢銘

楠部子春墓碣銘

北條子讓墓碣銘

嚴山子文冢銘

卷之五

記

菅公畫像記

登發行菴記

登登泛菴記

黃葉亭記

夢硯樓記

移山亭記

歌聖堂記

挹翠園記

招月亭記

鳩居堂記

松窓記

超然樓記

如斯亭記

上田氏松樹記

卷之六

記

理窟記

桃源石記

小赤壁石記

長古堂記

桐陰茶寮記

竹樓記

涉成園記

鴻雪處記

鏡背輿圖記

卷之七

記

耶馬溪圖卷記

笑社記

象墜記

九霞樓記

無邊風月樓記

簡齊記

鎮海園記

萬象園記

遊騁樓記

石香齋記

卷之八

序

送大原雲卿序

送珉山禪師赴鎌倉序

送大河原世則歸薩序

送小田廷錫序

送山根子慎序

送齋藤生從父東游序

三國志演義序

古詩韻範序

刻陶說序

土佐日記新解序

卷之九

序

近世叢語序

經典穀名考序

新刻曾茶山詩集序

新刻林和靖詩集序

孫子管闕序

續八大家讀本序

拙堂文話序

如亭遺稿序

官暇漫吟序

梁星崑西征詩序

卷之十

序

續米庵墨談序

招月亭詩序

紀元畧序

新刊容齋隨筆序

高江村集鈔序

管茶山翁遺稿序

雜著

祭樂翁公文

狗說

捕雀說

鷹說

貓狗說

蠟燭說

羽二重說壽猪飼翁

牧晦文吉名字說

中川祿郎名字說

跋世張夢卷

書子常詩卷

跋獨立真蹟卷

書頤素堂詩鈔後

書新田楠菊池足利今川書

卷後

澄泥硯銘為木膜子簡

畫像自贊二首

通計百二十一首

山陽先生遺稿目錄詩

卷之一 丙戌

古今體六十二首

卷之二 丁亥

古今體百五首

卷之三 戊子

古今體六十二首

卷之四 己丑

古今體百七首

卷之五 庚寅

古今體七十六首

卷之六 辛卯

古今體七十八首

卷之七 壬辰

古今體四十首

拾遺

古今體六十六首

通計五百九十六首

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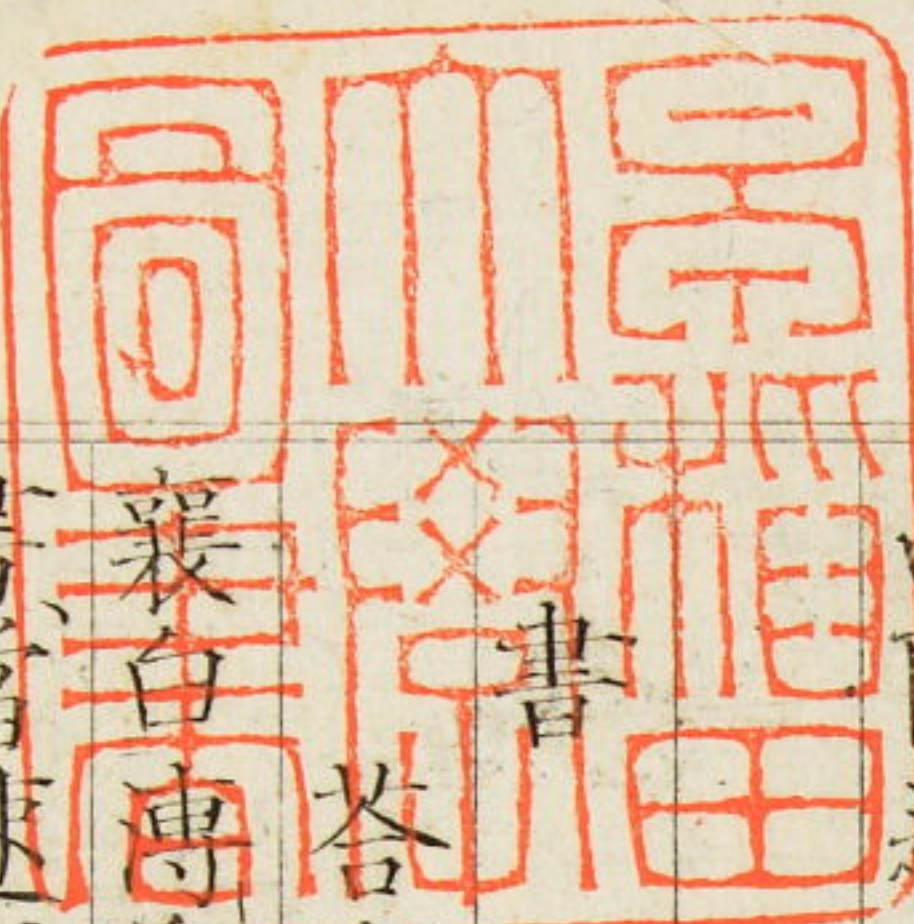
山陽先生行狀

山陽先生遺稿目錄終

山陽遺稿卷之一

賴襄 子成著

荅古賀溥卿書



襄白溥卿足下嚮從駕東役辱問家公因得相見又辱賜書當速奉荅而因循不果幸勿見罪蓋尊大人與家公有兄弟之誼者誠如貴諭而足下才識又襄所夙慕嚮相見函卒未盡志意奉別之後爽然自失而公館儉開遺書而行見其意氣懃懇一見相許使襄盡言無忌襄焉敢有所隱伏哉至揄揚之語每讀之愧縮不自容若是者襄所不

欲聞也。若夫所論儒習之陋，乃古今通患，而此閒爲甚。所謂抗傲之氣勝，而兼容之量乏，可謂深見時弊矣。襄嘗原習弊所由，其來遠矣。蓋西土以科第待士，士風雖輕躁，各得行其所學，本邦尚古，亦有選士之科，而中世以降，官視氏族，文儒限職，管右府之大用，當時以爲非常之舉。及至天下用武，唯藤原通憲、大江廣元以事業著，其他寥寥無聞。廣元之爲廳使、衛尉也，月輪氏議其非文家進途之例，可以見時情矣。至室町氏而後，封建成勢，等限益定，文學之用，非待讀待問，則通信達志，與僧道卜祝獻技於人主前而已。慷慨之士，不能一展其手足，則寧放浪江海，跌宕

詩酒，一往而不返。否者，故立異言，鼓撼一世，以自快。世之君子，從而攻之，內相搏擊，其衛道之心，不如其好勝之心。適使武人俗吏，傍觀嗤笑曰：六經爭論之資耳。於天下國家，毫無所益。聞或諮以治道，則其所陳列，往往不量情勢，不酌緩急，而終於不可用。是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足下以爲何如也。方今帥府藩國，竝稱右文，祭酒林公以大有爲之資，主海內學柄，諸老先生在提右挈，務同道德，以資治化。凡隲臣之信於君相者，一言有補，澤被生民，誠志士自奮之秋也。溥卿足下，以名儒之胄，在幹事之職，來諭所謂年少才富，何爲而不成，何求而不得者，僕以爲足下之謂

也異日一洗因襲之陋、閒執天下俗士之口者、非足下而誰乎、近歲邊徼有警、物情不安、尊藩正膺方面之寄、折衝禦侮、固有待於文武之才、足下其勉之、襄弱冠亦有志經世之學、好談兵、謂功名可唾手取、已而病故、纏牽客氣、盡消、每思往事、未嘗不汗背、自知質弱才疎、不適世用、幸以繼家有以、得優游自養、管茶山先生以父執之故、延其鄉塾、使督生徒、將黽勉以酬知己之意、抑襄年已三十矣、既不能克其家、又不能報其國、每對書經、自顧忸怩、海內交游之士、謂襄何哉、唯足下亮察之、足下謬聞襄精於水邦制度史譜之學、欲觀其所著、襄豈精焉哉、特好之云爾

如來論所謂四塞、襄身正備之矣、而好之不已、病廢以來、以文墨自遣、最慕賈生司馬子長所為、竊欲擬之、嘗續帝藩大典、苦其浩瀚、又病室町後、載藉紛沓、難得要領、因不自揣、斷自源平氏、以至於今代、家別紀之、為外史二十餘卷、入疏其治亂之槩、制度之畧、兵食刑法之沿革、為擬策三十餘篇、自便於觀省、非可視他人者、家公志在經業、裨國觀、襄所為、為空文、無用、不屑一覽、相見之際、辱見問及、而不敢出者、為此也、雖然、傾瀉至此、此瑣瑣者、何必祕為、當竟乞正耳、承足下亦有志於筆削、而不果、夫古人著書、出乎不得已、事業文章、自有重輕、足下為其重者、襄也、為

其輕者量力從事各得其宜也至勗僕自愛期以了天下
未了之事又將爲之解僭安之嘲則雖襄所不敢當抑何
拳拳之至此乎襄雖罷駑焉不自力顧恐不能副足下之
望徒增天下之笑耳唯足下不弃而教誨之襄謹再拜

荅小椋泉藏論詩律書

襄頓首謹復泉藏足下嚮歸自西遊與足下論近體聲律
因語在長崎所見聞以謂萃音不足學八病不足拘以其
在彼已廢歌唱也而強說之者舌官驕人之具耳今來書
下問以爲雖舍萃音八病而至排比平側猶不得不依舊

律夫已廢歌唱而猶株守其律無爲也才力之士別出手
眼必有一種無望礙之詩使僕備論之此疑非足下不能
發僕不敢不爲足下竭也蓋言語與世運相推移而聲調
亦隨而變焉其間又有不復變者皆出於自然之勢也三
百之變爲騷與楚詩騷與楚詩之變爲五七言五七言之
變爲律詩勢也而五七言馴致於唐其字句豐約之度不
復變移律詩至今其平側排比之法不復變移亦勢也二
者發於自然而成於漸非由入爲也何者五言昉於十九
首蓋係建元以後雖然眈眈彼有屋綬綬方有殺已似漢
人語如游子悲故鄉五字出於高祖一時矢口亦十九首

中名句也。七言雖初於拍梁然登山臨水兮送將歸壯士
一去兮不復還多一兮字耳其實七言也。至飯牛歌全然
七言矣。是其關紐漸開非強之變可知也。律詩之非強變
亦猶五七言也。沈宋創新體遂為一代定制。如其因四聲
立八病徒設此險艱以課進士非後世所可必由而其平
仄相雜以便喉舌者出於自然之節奏非沈宋所能創也。
如楊柳依依雨雪霏霏四言而協聲矣。鶴鳴于九皋老馬
反為駒五言而協聲矣。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
英則七言而協聲著對矣。漢詩有自協平側者。建女乃似
故意協之者。至齊梁五言則全與唐律無辨焉。而梁陳閒

七言亦多類唐人律絕者。如楊柳青青著地垂四句為陳
人作使不知而讀之莫不以為王建杜牧也。豈非亦所謂
關紐漸開者哉。故彼約長篇為八句截八句為四語韻必
用平聲而句中亦連綿平聲以穩順聲勢皆節奏之自然
者也。李嶠汾水秋雁一絕。黎園奏之至使明皇流涕其舊
為古風全篇流麗不甚聾牙必斷取廿八字因其平韻協
聲者。然後可被弦歌可以見耳。然唐以後詩廢而詩餘興
詩餘廢而歌曲出近體不復上絲竹矣而不諧其平側莫
以便吟誦譬之和謔萬葉以前田峻紅女人人能之以其
可歌也。後世箏絃之詞歲新月更而所謂和謔獨為士大

夫言志之具然三十一字之節成於自然不由於此不可以諷風土雖異其勢一也故詩之有古風猶歌之有長短不齊者也其節奏未定也節奏已定矣而猶爲之者以馳騁才情耳苟資諷詠非三十一字不可非近體不可夫宋以後不唱近體而歌詩餘矣然詩餘之按譜填字比近體更嚴是知律之嚴所以諧音調故愈嚴及其廢也人不見其諧而苦其嚴是所以生足下之疑也人抵言語聲調古簡而今繁古疎而今密隨世運之自然其變勢也其不變亦勢也知其所以可變則知其所以不可變使天地間本無此律而人忽造之則其傳必不能如是之久也

譬如科舉初於隋而實出於漢魏考課刑律成於唐而實原於惺何之法其後君相雖有絕異之才而莫之能易非勢而何勢也者一成而不復可移者也夫以李杜韓蘇之才自我作古何所不可乃不能不俯首就休文沈宋之束縛唯有古風一體可以拓裂尺幅縱橫自快而其用韻排句亦有古來傳承之法存焉雖數公必奉以周旋可見此事非才力所能強變也在漢土人且然况在此方用彼之言語以敘我之性情模其聲調於髣髴影響之間不得不依準其一定之短彙但就其短彙中必避其病之最可忌者其故設險艱者不必學可也今之詩人或泥其不必可

學者而犯其必可避者，是爲可咲耳。僕所識舌官稱解聲律者，亦不免於此。僕是以益知其說之不足信也。今且舍其耳而用其目，就唐宋明清諸集，逐句推驗，可以知彼所謂不可變之律，別自有在，非是之謂也。僕所見如此，唯足下擇焉。

別紙

後書見論讀竹山翁詩律，兆見其以律喻和歌之比爲波和，苟然，近體不足依準者，足下老於和歌者，宜有此疑也。然揣翁意，蓋以此論用韻有今古之別耳，非總言詩律也。足下不以辭害意而可此書，與近時武景文古詩韻範，皆考據精確，有大功於藝園者，不可不讀。足下讀二書而知諸之不可無法，讀僕之論而知法之出於自然，則思過半矣。

又

僕得明問，已竭盡其愚，而恐有罅漏，又周諏而都諸友，獲此數篇，皆係稿本，塗抹狼藉，故淨錄爲一冊，併住參而觀之，足以相發也。如其判徒詩樂府爲二，與愚見微異，如家父作誦，吉甫作誦，是主誦，不主歌，所謂專敘述者，似可謂之徒詩矣。然左氏衛侯使師曹爲孫蒯歌，巧言之卒章，遂誦之，則詩可誦，可歌，不必區別也。漢饒歌鼓吹，似取民間

詩非別製之故其中多與十九首相出入者魏人歌行亦與他離別應酬之作體裁不異唐製五七言律新翻度曲皆取於此既而截律之半以便歌唱如涼州伊州陽關柳枝皆是於是專以短律爲樂章如王昌齡李益每作一詩伶工爭購一樹春風萬萬絲爲樂天遣妾時所口占而樂工奏之天子前皆近體徒詩也時以其篇章婉約音節清脆故被之絃歌非別有一種樂府也至如李杜歌行長篇學魏武薤露蒿里之意因古名而出新裁監硬排冑肆已所欲言非上之絲竹者徐師曾蓋視此等以爲有詩無聲之歌不知作者始無意於聲也至季之短律無不可歌者

不獨清平調而後人詩餘取此入譜焉耳及宋後長短句盛行雖絕句亦不復唱歌矣故樂府律詩詩餘皆一物之盛衰變化者不可歧爲兩派也至於今日一齊皆爲可誦不可歌者矣要之詩本永言押韻協聲婉言而不直敘故誦而不歌亦可以陶寫性情自娛娛人歌行近體無施不可而近體竟是詩本色就近體中七言斷句又其節奏大定長短合度者王漁洋以五七言截句爲唐樂府以僕觀之似七言居多今人寫情敘景亦用廿八字而有餘不必抽黃對白拈斷髮鬚然後謂之詩也至於填詞雖華人苦其拘不作可也

又

音節諧否不待萃音者本書已言之矣更有一證試取明清人評古詩者覽之曰某篇有調者我亦覺其有調曰某字不響者我亦覺其不響如袁倉山論群山萬壑赴荆門不可改群爲千誦而味之信然非意有異全所爭音節而已是故詩之驚心動魂總在吟誦之際不必待細釋其義而涕已墜之是知聲音之道和漢無大異也假令浮切不差如譯家所言而歌以萃音聞以邦耳是亦爰居鐘鼓何感情之有或者射的之喻似未察于此者况唐宋矩矱歷歷可按我之詩學未至茫昧如此乎

上管茶山先生

穎也謹再拜白管先生座下日承尊諭落議欲襄就官待以好爵重俸襄朽廢人也而蒙收錄焉不可不謂之知己者也覆而考之不知襄者矣襄唯不欲仕也是以在此使襄欲仕則有父母之邦在拜君仁恕捐舍細故加之推輓有人則使襄欲仕乎脩飾身言顧慮毀譽凡可以干祿者何不爲也夫父母之邦義所當仕不得謂不欲之也而有所不能焉襄天質多病疎放爲習不能整衣裳不能久坐不能屈伸不能時起臥不能從而入從而出至踏跂囁嚅

爲不情之言，以相應答，尤所不能也。饒令少忍或不異恆人，久忍之，則結畜其氣，無所發洩，必喪心病狂，身家兩敗而無益於國，是亦何取於仕也。天下之士，誰不被其國恩，若襄則可謂最重矣。襄之家，非有先登斬首之功也，非有積日累歲之勞也，及家翁之身，遭遇右文，起布衣，上朝班，遂至忝師範之任，撫存待遇，無所不生，襄常見其感激思報，蹇蹇不解爲襄者，安可不竭力致身，以繼其志哉。抑人各有能，有不能，自量所能，要之於終，雖身之不列於朝，或足以圖尺寸之報，是襄所以燕息度年也。今及顧通籍委贄於他邦，是胡爲哉。使襄禽獸則可，苟亦人也，則何心處

之，亦何面目以見天下之人乎。襄之出國，已誓於心，雖百喙交說，斷斷乎不遷矣。不知襄者亦曰：彼不欲事於小也，襄特以其義耳。義已不可爲，使有賀薩來聘，不就也。況其有所不能乎。有養鶴者，於此憐其病而不能踟躕也，開籠放之，羽翮摧殘，飲於潦，啄於藻，或者欲收諸彩籠，飼以稻粱，而鶴不願也。出籠入籠，彼鳥願乎。使雀甘於籠，則何必辭故主。辭故主以往，凌雲翬霄，皆其賜也。今襄亦將全其賜焉。至議使襄姑捨其姓，則不獨不知襄，乃不知先生所以畜襄之意也。果然，何以自稱於士材哉。夫人以好來，襄不以好報，必大傷其意。先生愛人憐才，量如江海，必不怒

於盡言是以冒昧至此唯先生恕亮之襄謹白

荅日野亞相公書

布衣賴某謹再拜奉復日野亞相公閣下一再辱手書懇
諭覩縷讀之數四銘肝刻骨蒙諭近與襄同進者群劾襄
侍宴被服欠禮攜酒挈童爲倨傲不敬閣下諭其所從來
已久不必相尤而訴之不已謂閣下雖容之左右執事必
有糾責所以去臘之會拔隊特召襄襄當時不知其由頗
怪之今因尊諭乃知之耳夫襄之所爲誠倨矣然蒙閣下
之包含以至今日閣下不咎而儕輩不容甚可異也襄於

是獨退避之可也何必嘒嘒與較短長哉雖然承閣下之
多方繾綣初心所存不敢不盡之於閣下也襄倍隸之餘
耳叨侍搢紳已極忝竊忸思恃眷爲此倨肆豈不自知其
罪而所以不顧者抑有由矣襄受恩舊藩義當委質致身
而少少多病有所不耐且天資疎狂不能從物俯仰得脫
羈縛放浪自適喜平安山水幽秀其文士總非仕途人乃
樂居之託跡市陌杜門戢影除看竹尋花之外未嘗與人
相往來自念旣已不仕父母之邦敢折腰於他人不獨不
仕誓不蹈王公之門何則蹈王公之門不可不穿仕者之
服執仕者之禮是性所不能苟能之矣謂父母邦何哉不

圖閣下謬聞虛名辱見延招廁之賓客之列愧懼交集欲
辭謝不就側聞閣下風流宏裕忘貴下士憐才容物非世
王公之比也故陳野人不習禮節如許野服出入如其平
生則不敢不奉命又請賜予之際無類臣禮者前後竝蒙
許允於是敢進爾來頻奉警欵得待觴咏果信人言之不
虛而時顧視同輩皆衣服儼然濟蹠進退而襄獨頽放言
笑自如歲時賜物衆皆造門致謝而襄不肖常恐致左右
側目竊罵然知閣下諒其野性以度外待之也所以恃焉
不顧所謂人見朱門吾如蓬戶者閣下不唯容而不咎眷
顧歲加屢辱知己之言撫躬感激以爲難獲之遇思所以

報之以爲身無寸長可圖裨補獨有全吾不諂之節以成
其不驕之德博之後代以爲美談或有畫日野公夜宴圖
者滿堂衣冠中有亂頭粗服攜瓢挈壺昂眉談笑者豈不
可觀區區之心不爲同儕所察乃有今日之議夫欲使襄
勉強修飾擎蹠曲拳於閣下之前乎擎蹠曲拳世不乏其
人有一人焉而不擎蹠曲拳在閣下何所損乎枉而行之
非必難事獨惜閣下之容物不終而襄之直已有缺一舉
兩傷何以報德雖電勉一時不能常然則適足以重罪是
襄所以終不肖非敢文過遂非也且因人言每每變節將
何所不至閣下又烏用此無特操之士耶夫閣下與襄等

爲文字飲結布衣之歡非講禮法也不然以無位無爵之匹夫與天子之輔相促膝飲酒禮乎此輩所云云何異於放飯流啜而問無齒決哉假設閣下在朝廷天下之將帥藩鎮有禮際不孫者而閣下降屈之則雖襄也將獻出位之言焉今一布衣鮪生之失禮何有於閣下而掛之於齒牙乎况閣下未嘗以襄爲失禮也而此輩乃尤之豈謂其傲同列乎簡弃禮法野情相待文士常態皆謂之傲乎且凡所謂傲者有所挾也襄文章詞藝無一可挾假使有之乎襄亦嘗讀書粗知輕重矣持彫蟲之末技以爲可以傲人襄雖罷駑未如是之淺躁也或以爲閣下曲庇於襄而襄矜其殊遇乎則不唯不知閣下待士之意挾恩凌物奴隸常情耳曾謂士人而爲此乎抑朋友之誼見其可議何不面加箴規而必陰譏彈之且熟視至今乃爲此言皆襄所不解也襄野人本無求於王公特感閣下之知遇鞭撻策惰周旋至今今乃如此則閑雲野鶴何天不飛何必勉已所不能俯學都人士之爲爲天下高人所鄙笑哉又無辭以謝於父母之邦也獨依戀於恩眷念遭逢之難再是以不能決然引去唯閣下裁之襄謹再拜

上樂翁公書

布衣賴襄謹再拜白少將樂翁公閣下襄嘗讀宋蘇轍上
韓魏公書愛之以爲自昔進言於當世王侯者大抵有求
而自售識者所醜獨轍偉魏公人物比之名山大川欲接
其言貌以養已作文之氣言雖近狂其澹泊無求可知也
雖然魏公是時猶當路秉權人將疑轍之有求焉閣下今
代之魏公也而勇退高蹈久處閑地使襄學轍所爲可以
無嫌矣特貴賤懸絕不啻如轍於魏公則徒仰而心嚮之
而已今茲尊嫡君侯膺 幕命入朝謝 大拜之

恩襄伏在草莽側聞盛事而不圖郵吏帶閣下之命來就
襄家取所著私史欲賜覽觀禮意殷勤愧悚交至夫襄不

敢求於閣下而閣下求於襄襄之榮大矣復何所嫌而辭
避乎雖未接聲欵聞其詞命亦司以自壯於是忘其蕪穢
出以納下執事又敢有所瀆告轍書稱史遷文有奇氣他
日自作古史則論遷之疎畧輕信淺陋無識夫遷官太史
總領天下文籍猶不免疎畧之譏况如襄以寒陋一書生
獨力罔羅古今其不自揣而招大方嗤笑必也然少小嗜
讀國乘每病常藩史之浩穰入恨其有闕至近代之事與
夫 隆治之所由非無先輩撰著又未有晰其端緒綜
各家終始者於是私倣遷史世家而加詳備斷自源平氏
至於今代間以中興諸將及割據群雄關係治亂者家別

紀之或錯而合之要覽其成敗盛衰之狀與臣屬謀戰忠邪之跡取其大體最明確者若夫博引旁搜辨拆錙銖世自有其人以為非襄輩所及也至其義例蓋亦有貽淺陋之嘲者事繫一姓之下而不有統紀以總之列將家而雜以雄長舉今代而稱謂論說如欠尊崇者是自有說焉夫右族迭興甲起乙仆以成海宇之沿革而事不必關於王室者我中世以還之國勢也故依實創體以形世變而其中貫以帝系年號以表條理至大義所繫必用特書雖厠權豪於元帥隨成敗次第而因署題以見總屬而載之事實名分截然讀者自能見之至若

今代稱謂則謹據

奕葉名爵天下公行之稱名實輕

重按跡可知不敢私撰名號以黷今代而昧後世耳目閱首至尾睹其得失之相形明其分裂統合之所漸則今日無前之功德有不待言者又不敢喋喋頌贊使人疑其諛與溢自謂敬之至也凡是襄區區撰述之本意不可不為問下一言之野人朴直以所謂無求之心著書取其簡約自便省覽始非謀公之世也所以引据剪裁皆成家私乘之體至寫錄體貌又一倣古史不月學軌近之文縟是以拮据二十餘年藏之筐笥未嘗示人今乃得閣下之寓目以取信於天下後世真意外之幸也襄雖無求於

今日而不無求於千百載非經大賢之鑒識不足以保其傳也然苟得流傳不別今與後其損益於世道人心尤不可不加謹褻也病羸不能効力父母之邦况敢望有益於世然生遭此極盛之運以其庸陋之筆墨裨補萬一焉則不負為太平之民也蘇轍謂魏公苟以為可教而教之則幸矣閤下其亦有以教褻焉冒瀆尊嚴惶懼無已

山陽遺稿卷之一

山陽遺稿卷之二

賴襄 子成著

論

陳平周勃論

世皆稱陳平周勃誅諸呂安劉氏漢之為漢二人之功也余以為不然誅諸呂安劉氏者由於齊王與灌嬰也非平勃之功也何哉齊王起兵入討呂氏平勃等議以灌嬰為將伐之而嬰與齊連和夫齊號為強藩所謂東西秦也王舉其全國聲諸呂之罪雖其心未必在於安漢而義聲足以振動朝廷朝廷盡見兵附之嬰之手所持以距齊者獨

一灌嬰而嬰乃連兵於外西嚮其鋒當是之時天下之勢
內不勝其外雖三尺童子知內之必有變也於是平勃乃
洶洶然謀助劉夷呂之計而平猶遲疑使勃試之勃又假
朱虛之力纔能成事耳向使齊王不舉事舉事而灌嬰不
與之和進擊而克則彼平勃者將晏然遂相諸呂不敢奮
而誅之也何以知之初呂后之欲王諸呂也謀於平勃等
夫以后之悍欲封則封而必問之者豈非恐天下之議已
哉平勃佐高帝定天下天下所望以爲重也誠使同辭抗
之如王陵所對則后未必肆然行其志也唯其阿諛順旨
逢迎其惡故后得以號於天下曰平勃亦可此議矣呂氏

之得權非平勃成之而何乎其後又聽辟疆乳臭之言使
呂氏將南北軍則真授寇兵附盜鑰者矣由此言之平勃
者可謂助諸呂危劉氏者也罪不容於誅矣其免誅者幸
也彼無他其更事多變詐無恥務避就一已禍福而至於
人之家國安否槩乎不經於心其欺呂祿入北軍倉卒決
計皆迫於齊王灌嬰不得已而然耳非出其本心也夫以
當時之勢雖無平勃呂氏不得不伏誅呂氏伏誅則高帝
子孫不得不承統是必然而無疑者焉而平勃每有德色
於文帝豈非所謂盜天之功者哉使文帝按實責情討其
前罪則二人將何以對之吾故曰平勃者助諸呂危劉氏

而幸免於誅者也。

七國反漢論

封建之於天下利害相半要制其勢如何而已七國反漢以誅晁錯爲名漢誅錯謝之是七國爲政而漢聽之也甚矣諸侯之難制也自古言封建之害者莫不舉此爲證余獨謂封建之利因此而可見已當呂氏之危漢漢之將相大臣如周勃陳平皆媿阿附和莫敢支吾至齊王起兵入討遣灌嬰將重兵防之而嬰與齊連和於是平勃始聲義誅產祿產祿之誅非成於平勃也由於齊王也齊王以誅

呂氏爲名其實未必然七國之以誅錯爲名其跡雖異其勢一也夫制天下之勢者使其內外相維本末相制然後天下無傾覆搖動之患漢之中葉以前朝無權姦者以諸侯鎮壓其外也是封建之利也獨恨其本末不相稱故貽此禍害耳高帝百戰有天下欲傳之子孫而子姓衆多愛有所分於是割裂而封之猶暴富之民分產諸子而不知強其本宗文帝入紹大統而諸藩王皆有比肩接踵之心動至驕傲不法而漢不得不削之削之輒反莫足怪者其徇出於高帝之制勢不盡善耳不得曰封建之害如此也七國反之後漢之君臣徒知諸侯之爲害而務削弱之末

日以太輕本日以太重是以王氏擅權於內而天下莫復起而爭之者當是時使有外藩如齊趙吳楚則必起兵內向以誅王氏為名以破其膽何姦之敢為哉唯其無強諸侯是以坐移漢祚如此之易猶家無支黨而狡奴黠僕無所顧忌是亦不善制勢之過也嗚呼是豈獨西漢而已哉吾恐後世有不察於勢而徒防其害以削弱之為得計者也故論之

趙廣漢論

漢宣之朝以能吏稱者莫若趙廣漢而以微罪誅死世皆為漢惜之余獨以為廣漢之死不足惜適可為漢賀耳夫廣漢者所謂微以為知訐以為直者也初諂事霍光光死則伺知帝忌霍氏乃故索其家私酷破罌斬關以致達帝聽而帝善之是廣漢所以受知也及其以私怨殺榮畜為魏相所案則探相陰事欲以迫脅之突入相府捕鞠奴婢而帝惡之是廣漢所以受戮也故廣漢始以微與訐起身亦終以此敗帝之惡之可謂知所惡矣始之善之則過矣帝何不思彼向事光者何以忽如此思而得之洞知其反覆險狙之情則將深惡而黜遠之豈待榮畜事哉且夫廣漢所稱為能者不過曰設術使豪民相仇怨為鈞距發姦

擿伏如神而已。是出於微與訐之餘，多足貴哉。漢自武帝文網深密，吏民彫弊。宣帝稍知變之，然不免為聰察慘刻之君。而廣漢又以其微與訐濟之。廣漢之受知，非社稷生靈之福也。其敗且死，豈不可為漢賀哉。夫廣漢以其微與訐陷人於機械術數之中，以此治民，則為鈎距擿發。以此事上，則為斬關突門。揣摩人主之意，苟得其當，則擊斲而不顧。豈亦非治世能臣亂世姦雄也。以宣帝之明，而猶不能不一墮其彀，使其不死而事元成庸暗之朝，將無所不至矣。吾故曰：廣漢之死，可為漢賀，不足惜也。

東漢政歸臺閣論

東漢不任三公，而歸政於臺閣。論者非之余，以為論者非也。夫天下有權有勢，權之所在，天下趨之；勢之所在，天下畏之。以天下之所畏而兼天下之所趨，唯人君為然。非人君也，而并權與勢，是僭亂所由生也。西漢之初，韓信黥布之徒，皆據土地，擁甲兵，其力可畏。高帝不敢任之以權，是也。然蕭曹絳灌，其功勳太高，位望太隆，而更居柄要之地，其不致變，幸也。而君臣之際，常有猜忌之心。武帝以後，乃以太將軍錄尚書事，則兼丞相大尉之權，而勢力什倍之。降至元成，又以外戚充之，終以成王莽之篡。豈非權勢併

授之弊歟。光武蓋有見於此。故開國之臣。建勳於謀策。戰鬪間者。天下已定。則舉東之高閣。崇其位。厚其祿。而不任以權柄。獨置尚書。以典出納。如曰。吏事叢脞。不足以累君輩。名優禮之。而實防之。亂也。向使光武柄用雲臺諸臣。饒令無韓彭蒞醢之禍。安保不有鄧絳下獄之患哉。則光武之收政於臺閣。不獨以防君柄之下移。亦所以保全人臣。其貽孫謀。可謂深矣。而非之者。以爲三公備員。朝無重臣。故致外戚宦官之專橫。夫光武不欲委政功臣。况月委之外戚也。尚書自有令。亦無事於宦官也。使東漢諸帝深考祖法。而謹守之。彼二患者。奚從而生哉。唯其不謹守之。而

顧倣西京之弊。習使竇梁諸姓。以將軍典省務。權勢竝隆。殆逼入主。而莫以制之。則不得不賴中官以圖之。而中官之權遂由此重。以至覆亾而不救。莫足怪者。然當是時。苟能移其所以親信中官者。以任尚書。則亦足以制外戚矣。何者。有權而無勢者。每憑入主爲重。在人主所嚮如何耳。張陵爲尚書。梁冀帶劍入省。陵叱出。敕虎賁羽林奪劍。劾奏冀。詣廷尉論罪。尚書之權足。以制大將軍之勢也。如此。使桓帝因此遂誅冀。易如孤豚腐鼠。何待超璜輩哉。嗚呼。是光武之謀也。

荀彧論

董昭等與列侯諸將議丞相操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荀彧以爲曹公本興義兵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空如此操不悅及擊吳請彧勞軍彧疾留壽春操饋之食發視乃空器乃飲藥而死

賴子以彧之爲此言爲不可曉也彼曹操者何如人哉當天下無事之時人已以姦雄目之以彧之才參其帷幄二十餘年寧有不知其心志所注彧能料敵於千里顧不能料交膝之人乎望操以忠誠退讓是望殺人劫財者以仁義也彧必不如此之迂矣旣而得其說曰是彧所以深贊

操詐術也彧意蓋以爲曹氏所以能至此者以挾天子今其業垂成而四方未服乃驟見僭跡則人心不悅群雄得以籍口非計之空也故當會議之際公言撓之使人謂已與操素所謀如此以爲操文其姦而所謂退讓之實者則微言喻操也夫昭等所勸者天下之名也而彧所規者天下之實也九州而有其六小大之政莫不已出九錫備物於我何有哉取僭踰之空名而遺退讓之實利操之不能全服天下實出於此是彧之所惜而不能不言也然則操何爲殺彧不察其意而以爲撓已事乎曰非也徒忌其才耳操雖雄猜豈不知彧之助已而忌之何哉是猶盜必有

黨以濟事、事將濟、而利有所分、則必忌之、黨之密者、被忌愈甚、吾深謀祕計、彼莫不知、而彼之所算、每出吾所不及、他日烏保其不圖我、圖人者、疑入圖己、其情然也、且操家本出官豎、故惡有門望者、楊氏、孔氏、皆以此被除、況或先世台司、閱閱之隆、出楊、孔、右、操、之、收用、不得、不以令僕待之、而覺其勢之漸逼、已也、其智過之、而其勢逼之、是或所以為操殺也、而後之君子、不深究其情、或以為益、魁節、或以為節、過管仲、道似伯夷、噫、盜賊為同類、所斃、而得比於伯夷、吾不可以不辨、

鄧艾鍾會論

姦雄之篡國、不可徒然而濟也、自建非常之功、以大馱天下之心、而取天下、可忌、可畏之人、因事誅、鋤之、使人不能覺其際、然後舉國內、唯其所欲為、今夫黠僕狡、雙奪主家之產、必先有所樹立、又驅逐其同僚之難制者、宣於鄰里曰、某有某罪、某有某姦、聞者不察、以為實然、則過矣、吾讀史至鄧艾、鍾會之事、未嘗不疑其跡也、夫自古功臣謀反而誅者、如韓信、彭越之類、不為少矣、然功成而數年、乃至於不免、其心跡可推而知也、今也艾會克敵降旗、僅出而檻車在後、版籍未閱、而城門夜驚、是其際必有故矣、而史

官晉人也一切以反書之豈可遽信哉且使艾會有異謀則當其握兵出外之日將養寇以內向何以冒萬死踰絕險以犯不可必之敵哉艾之被誣史亦言之則不必辨可也至如會智畧絕人使其舉事亦必不如此之疎淺也余嘗考其時情參之我國事然後知此二子者皆陷司馬昭術中而不自知也我北條氏之竊源氏權也使其巨族大姓豪傑難制者自相攻討屠滅澌盡而後徐起而收之彼司馬氏亦如是而已前年戮王凌今年屠諸葛誕其可畏者猶有艾會故因擊蜀之事嗾會除艾又令亂兵殺會因誣以有異圖而人莫之或詰當時朝野蓋頗有窺其謀者

而憚司馬氏故不敢明言耳吾獨怪彼後世之讀史者莫察其姦也抑昭之將篡魏雖路人知之以艾會之智豈有不知而會又嘗參其密謀今茲受命擊寇是非助曹氏者也然而爲昭所忌者何哉無他謂其智術之可畏而意望之難測也會之誣艾衛瓘與焉而會敗瓘免蓋同受昭意而瓘更受密旨先圖艾而後及會也然則司馬氏何故先使二子取蜀乎曰自建非常之功以大馱天下之心耳夫魏有功於漢而篡漢晉無功於魏而竊魏則恐天下之議已也獨顧魏未能取吳蜀魏之所不能取而我取之我之伐魏天下其誰曰不可而非二子莫可使者彼二子者乃

盡心竭力爭效鷹犬之用以成其篡奪之勢而繼之以死亦可哀矣曰王濬杜預取吳而全者如何曰其爲人非如二子之可畏也且晉旣篡魏其事濟矣復何有所忌於天下哉

王猛論

王猛臨終戒符堅晉正朔相承不可圖鮮卑西羌吾仇敵可漸除之符堅不聽犬敗於淮淝而終死於垂葢之手世皆服猛言如著龜而惜堅之不聽賴子曰堅之不聽猛言有由來矣而猛所以言於堅適足以激其伐晉之意也慕

容垂之降秦也猛勸堅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平四海奈何殺之以爲冠軍後猛伐燕請垂子自隨誑奔燕軍誣之以叛垂懼出走爲堅所留而止夫猛雖有長才而將畧遠不及垂垂之得寵猛之所不悅故百方傾之而堅不從堅委任於猛所言皆聽與猛異見者雖勳舊輒斬之而至於爭垂事則褒如充耳是非知其相妬哉吾觀堅拒猛之言知猛之言不入堅心也堅志在平四海而猛曰晉不可圖堅收攬英雄而猛曰鮮卑西羌可除所謂宐除者宐莫如垂堅聞猛言以爲亦出於妬心故不經意耳是以伐晉之舉符融再述猛言而竟不聽誰知其所由不聽有如

此哉且猛不詳言晉所以不可伐而徒曰正朔相承堅心必曰猛以吾氏種不如司馬氏歟是猛言適觸堅所忌豈不激其意而速其禍也夫晉非不可伐但不得伐之之術耳夫圖數百歲不拔之國而徒欲以聲勢覆壓之一舉而不中情見勢竭百敗從起不足怪已堅之大舉蓋八十萬人矣分爲八軍以垂長諸將將之更休迭出或擣川荆或擾江淮使彼疲奔命晉雖輯睦八受十萬人寇有不力屈乞降者乎馭英雄如養猛獸鷙鳥苟有以用其爪牙而達其搏攫則彼何暇內顧反噬哉使堅得其術以伐晉則雖垂輩之桀黠將爭効其力何必仇視而剪除之爲猛之策不出於此而徒爲愛憎之言何足以動堅之心哉

唐太宗論

英雄之主必有術以攬天下之心者非常慮之所能測也夫得天下與否何所決哉天下之心聚於我則我得天下散而之他則失之而已通徹則聚壅塞則散必然之勢也夫人主以一人馭天下其勢可謂危矣所恃者天下智勇之士莫不以功名富貴爲心而皆欲因我以得之我使其鬱滯抑塞難於自通則天下誰注心於我者決其壅夷其塗使人人輒効謀展力於我以得其所欲然後我可以安

居其勢唐太宗即位之初首聽百官陳治道中外大悅又日引將卒習射於顯德殿群臣多諫皆不聽曰四海一家何於宿衛更加猜忌由是人思自厲悉爲精銳論者美其求言而至於習射則陋之以爲以天子爲有司事近卒伍於殿廷舍教化而急於射嗚呼是未知太宗之意也余以爲求言習射同一術耳求言不獨補政而習射不獨備戰何以言之太宗雖功伐蓋世而李氏代隋爲日猶淺且已以藩王一且爭而獲位文武士民其心渙散未必一也是以設術以收攬之夫百官黜矣而人人得進言其中亦必有下賤不可近者矣而不敢阻絕之何獨於士卒怪其親

近之哉唯然故天下之心翕然聚於太宗不難攀附此人以成吾事上下之情流通貫徹莫之或間而太宗之天下定矣彼中外大悅與人思自厲其心一也皆爲太宗所鼓舞而不自知也不然太宗何以求言而獨不聽此諫論者所言乃常談耳曷足與論英雄之術哉吾嘗因是考之凡治亂興衰所關蓋在於此衰世之君每尊嚴自養曰吾人主也不可親有司之事其有司又各殊其途文臣賤武事不以經其意而將帥士卒結黨於外無親上之心仰瞻殿廷如在天上有畢生不識人主之面者天下無事則已苟有事相率爲其所欲爲莫肯來救我急而天下爲他人之

有往往而然，卽以唐言之，天寶以降是已，使唐之子孫皆能如太宗所爲，則何患府兵之廢缺，何患方鎮之跋扈，何患左右神策軍之擅威福也。當時群臣不察於此，其所諫必曰：以萬乘近徒虜，何不自防。夫憲宗在深宮中，爲閹豎所刃，而六軍諸衛莫敢誰何，豈非上下之心不交，禍乃至於此歟。然後知太宗之不自防，乃其所以大防也。

裴度論

負天下之望者，任天下之責。有天下之權者，恤天下之患，不恤其患，不任其責，何取於權與望也。今夫人家僮僕，各恪一役，可也。至於家宰，則一家之事，無所不恤。豪長者屬閭里之望者，闔鄉之責，自任不辭，勢空然也。彼大臣耆宿，與國共休戚者，其義豈異於此哉。唐裴度爲憲宗所任用，以宰相兼武功，史稱其威名遠達四夷，以身係國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夫子儀之望重矣，而其中書令、特爵、秩耳，非有其權也。至於度，出握兵要，入執政柄，及老且衰，猶平章軍國重事，其在外能訴，穆宗寵臣不便已者，黜之，可謂有權矣。以敬宗之昏頑，猶知厚待之，不聽衆諫，而獨納其言，可謂有望矣。是其上下屬心，責萃一身，天下絲毫之患，且在其所可恤，而其所相天子，兩爲宦者所弒，而若

不聽知何哉夫宦者之勢蟠結歲久非可驟圖然顧圖之
之人如何而已劉從諫一疎遠藩帥之無望者也當中尉
極盛之時猶能抗表其罪欲清君側使其震懼自戢天子
倚以自強况於度乎憲宗英威在人而宦者之勢未太盛
也一旦禍起肘腋而賊之主名中外共知當是時度權兼
將相天下猛將精兵槩係其部屬苟開其口一呼可集獮
誅奴輩為先帝復仇勢易於薰鼠度何憚而不為之豈其
威能達四夷而不能行於宮掖邪至宦者重行弑逆肆為
廢立則罪惡貫盈天下所切齒而其勢未至如甘露變後
也而度為冢宰率群臣見新天子蓋王守澄引此以貼服

衆心也度又何以此時大會百僚窮治中官積罪以度
之威望出以速斷使如疾雷不及掩耳亦可以不動聲色
而除唐室之大患乃甘為閹豎所賣抗顏立位居之不疑
弑天子則聽其弑之立天子則聽其立之彼以身係國輕
重者固如是邪曰度蓋蒞時也時孰若此二者哉此而不
知乘復將何蒞乎且蒞時不至何不去其位不去其位不
任其責數誤機會優游不斷與庸人無以異也是知前者
所以能樹功成名特倚於憲宗之明決憲宗在焉雖無度
足以濟事則度可謂盜名者矣吾見度之威望適足以資
宦者而重其勢而已歷相四帝泛然中立其異於王祥馮

道者幾希世蓋震於其名故莫之敢議耳且夫文宗非有志之主哉雖爲宦者所立常圖誅之以雪列帝之恥彼察其心曷嘗一日忘之而未得其輔纔得訓注輩猶且與謀至一敗而不振夫使人主獨憂其患於邑歎息至於夭折而爲大臣者怒焉傍觀不爲一輸其心力是劉蕡所以發憤極言也夫以天下莫大之禍社稷宗廟安危之所係而恤之者出於布衣爲度者可以少愧矣及蕡下策物論囂然諫官御史欲論奏之而執政抑之所謂執政非度也歟嗚呼度也不畏淮蔡淄青百萬強敵顧畏薰腐奴僕者果何故乎蕡策有言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

痛社稷之危哀生民之困不忍姑息畏忌竊陛下命之寵夫蕡不忍竊一命之寵而裴度者忍竊宰相之權者也

李德裕論

善爲天下者不用己之力以治人而用人之力以治人夫治人而必用己力己力已竭而人未治則己將屈而從人之不治也益甚焉夫天下之強梗而難治者譬之蟠根錯節欲必斫而鋤之以致平夷雖有利器不容不鈍且缺折是以功成而費倍唐之於藩鎮是已唐自肅代河朔趙魏號爲難制德宗初年銳意削平命將出兵期於必克而

天下不堪其勞是以激成奉天之變一蹶不振而姑息之政甚於前代至於憲宗任用裴度養財鍊兵以經營兩河舉十六州之兵閱四歲之久纔能克一吳元濟而天下之力已屈矣及幽鎮之叛以烏重胤李光顏之將材用十五萬衆而不能克萬餘之寇雖由撫御失宜抑亦用力太過不可再舉之驗也是以不能不撫納叛將授以節鉞情見形露適足以損國威而張寇勢是豈非特知用己力而不知用人力故也哉李德裕蓋有見於此故於澤潞之叛也不肯復出唐軍委之河朔三鎮攻之發一介之使齎數尺之紙使強藩重鎮爭奉頤指終能成其功而天下晏然視

彼裴度躬蹈行陣勞擾海內而不能全其勝者其於爲天下孰巧孰拙世謂德裕不及度吾不信也夫度之所克淮蔡而已淄青而已至於德裕不獨能平澤潞又能服三鎮是併服四國也蓋藩鎮之患患在不奉唐令一日奉令是唐臣也何必勞師費財盡取其地而後爲功哉卽能成功所得不償所失安在其爲功也秦之於六國不必出兵務離其交而鬪之而已唐都關中俯制兩河亦秦之勢也而德裕所用秦之策也誘之以利害禁之以形勢奔走天下之姦雄豪傑使其自相噬攫以爲我効力而我袖手徐觀其成敗成則我有其功敗則彼受其弊非熟天下之勢者

其誰能辨此。且夫天下之勢各有其時也。創業者不忌用力而守成者否。譬如少壯之人而獲疾宜攻擊而去之。至衰老而有沈痼攻之徒損元氣而無益於疾。善鑿者存疾以攻疾。疾為元氣所使而不能為害。彼德裕者善於鑿國者也。使武宗不失德裕得盡施其術則唐室之疾不患不全去矣。而論者或以其樹朋黨譏之。德裕引其所知才能以益社稷而已。亦猶鑿之於藥。各有所慣用。或喜為附或偏參苓。苟利於疾斯可矣。何嫌私是藥哉。譏德裕是譏鑿之私於藥者也。

宋論

所以得天下所以失天下也。天下之患每基於創業之世。當其盛時習而不察。及其偏重固滯而乘以衰弛之會。則潰裂而不可救。自古英雄之君與其謀臣策士日夜計議求所以制服當時而擁護子孫必有最大焉者。用能籠絡天下歸之一家而後世之禍每由此出。漢之大計在抑將相之權。而漢之禍起於大臣力微。唐之大計在倚重鎮壓服四外。而唐之亂由於將帥勢強。論者以為禍患生於所忽而不知其生於所不忽也。故興一代之利者此計也。貽一代之害者亦此計也。譬若人用藥防病。病微者用鉛粉

病飲者用蠟殼非此莫以得快利而此人之死終由鉛粉
蠟殼非鉛粉蠟殼之能死人也人用之偏耳宋藝祖之取
周也以爲當時之可患在落鎮難制於是謀所以弱之散
之兵卒收之錢穀使之日朘月削而天下大權皆歸朝廷
弱末以強本據重而馭輕所以能享二百年之安焉而聚
天下之兵而養之以天下之財舍此無以爲務而將帥士
卒弱不任用又令邊兵與禁衛往來更番其勞且費也如
歲出數十百萬之軍者公私物力爲之耗屈紛紛制度支
吾不給故以天下之大常爲蕞爾外夷所窺伺敢爲不遜
歲彼粟帛受其侵犯莫之或拒是故宋之禍非起徽欽高

孝之世皆出藝祖樹計之日也然則藝祖之計非乎曰微
藝祖之計宋何以得天下邪唯宋知其所以得不見所以
失也苟見所以失則救之於全盛之日豈爲無術歟夫祖
宗之至計子孫守之不變可矣然何不思爲此計者將以
防此患患去而計存計有不勝其弊者及時救之稍爲變
通要不失祖宗之意乃可以全此計也嗚呼宋已不及救
之後之爲宋者已爲宋而得勿爲宋而失哉

趙普綸

吾讀宋史至趙普爲藝祖畫策奪諸將兵權不動顏色其

經畧敵國先柔脆後強梗蓄力而後發未嘗不歎其智向使普計終用則西北皆可合也藝祖已費力於太原太宗又折鋒於燕薊終宋之世不得其志豈非善普計而不終用故歟世之論普者皆病其佞太宗以負太祖也吾以為非普負藝祖藝祖負普也普自微時傾意藝祖為之竭其心力及為宰相以天下為己任其跡類專亦勢不得不然也大臣之事君顧國家利與否而已豈可嫌避形迹脩飾自守哉苟然韓范諸人之為是已况普於藝祖有布衣之舊故直行胸臆奮不自顧亦其所也昔蜀人尤法孝直之專橫諸葛亮謂其翼先主規取益州空使得少行其志夫

孝直為先主取斗大之州猶得以功償罪取天下而授之藝祖之手定七姓爭奪之國以開趙家三百年之業者誰功乎因區區之謗收其權而抑遠之非藝祖負普而何也使普終居相位則太宗未必能取天下也何則傳天下於太宗非普意也盧多遜之言亦其證已是以自書杜后詔而付宮人藏之不欲傳播中外雖太宗未開櫃以前未嘗知有此也他日欲傳位於弟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可再誤則普知其誤久矣故傳天下於太宗非其意也如德昭德芳之死皆係普退居之日豈其所與知也太宗自畏弟姪逼已以漸翦之獨廷美在無可除之釁願以普元勳

召復其位，然後治廷美使，天下謂普主此獄，已得所欲，乃逐去之。普之復相，不滿三年，是太宗用普以行其志，非普佞太宗也。及其晚年，雖得復入，徒存體貌，畏怯顧懼，非復前日之趙普。普之事太宗，與其事太祖，大異如此。所謂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則普之心，可以見焉。普豈負太祖哉。

張浚論

南宋之亡，何所由哉？由高孝之務和不務戰乎？汪黃之沮李綱乎？秦檜之殺岳飛乎？是皆非也。張浚爲之也。浚有平

苗劉之功，稱爲賢臣。高孝亦倚以爲將相，主戰不主和者也。而三大戰皆敗，曰富平也，淮西也，符離也。此三戰者，皆關南北興廢之機，而浚身總督軍務，輒致敗績，使金人得勢，則二帝之喜和惡戰，豈獨其怯懦哉？亦懲於浚也。然則壞宋之國論者，非浚而誰乎？然勝敗兵家常事，未可以此嗤之也。而所以致此敗者，何乎？浚措置失當，不堪其任也。已不堪其任，而又不用堪其任者，富平之敗，以不用曲端，淮西之敗，以不用岳飛，而符離之敗，則以自用，唯其自用，是以不用人，不啻不用，乃擠之甚，則殺之，無他，其才之不足，而忌人之有餘也。當此時，將才莫若岳飛，而相才莫若

李綱方高宗卽位知綱可用委國聽焉而汪黃沮之帝未
爲所搖也浚以諫官劾其募兵買馬之非高宗始惑而罷
綱然未遠斥也而浚攻之不已夫綱之 至布衣之士無
知之軍民以死爭其進退浚寧不知而必求其瑕疵譁而
逐之豈爲汪黃所啖乎抑已規望大用而忌綱出其上也
其後旋復薦綱以帥江西當賊虜之衝而不可分兵與之
其意豈可測哉觀其怒岳飛致使盡忠報國之人引病歸
山其忌刻可知也且夫殺飛者秦檜也然高宗初斥檜至
榜罪朝堂示不復用而浚薦之再起遂至專朝權則曰浚
助檜殺飛可也然則浚何以薦檜曰忌呂頤浩趙鼎之軋
已而借檜以排之也噫頤浩鼎不必足惜也如綱與飛以
身係國之存亡者而浚則擠之故曰南宋之亡張浚爲之
也

大江廣元論

抱濟天下之才而不_レ之用是士之所謂不幸也雖然用而
不得其當不如不用之爲幸也夫吾才不可自用矣則必
求天下有力之人借其力以濟天下是之謂用人以成吾
事夫苟用人以成吾事而不暇擇其人之善惡遇善人可
也或遇惡人勢不可中止則其所成無往不惡惡之大小

隨才之高下，才下則其惡小，才高則其惡大。以蓋世之才，濟滔天之惡，不爲天下之戮者，幾希。吾於大江廣元乎？見之保平以還，天下大亂，廣元爲源賴朝所收，進其計畫，以致平定。世以爲賴朝之用廣元，吾以爲廣元之用賴朝也。承久之變，北條泰時由廣元之策，以靖其難，亦廣元之用泰時也。夫賴朝之起事，不過欲撫父祖之舊據，有一方，而其下皆粗猛椎朴，知効力戰鬪而已。及廣元持大計，往而教之，始說而從之。北條氏遇京師檄至，欲退守八州，非廣元決策，天下之亂，何所底止？非廣元用此輩，而何乎？蓋廣元之才，足以濟天下，而不爲朝廷所知也，則不得不借關

東之力以展之。夫苟借其力以濟天下，吾事成矣。彼源氏北條氏一起一仆，於吾何有哉？是以賴家失行，而不肯諫，實朝陷禍，而不肯救。時政義時之謀篡竊，而不肯齟齬，泛然中立，自免於禍。世不原其志所在，而咎其不忠過矣。吾獨惜其所用以展其才者，非其人也。廣元獨非王朝也，臣乎？莫已知則斯已，急於借人之力，而不知其助盜賊也。微廣元，則賴朝亦一架黠將帥而止耳。何至坐攘王權如此哉？承久之變，流鼠帝王，敢行大逆，亦非泰時輩所能辨待。廣元附會故例，處分裁決，然後奉而行之爾。夫業已用是人，以成吾事，是人之敗，敗將及已，故不能不竭力扶之。是

勢之必至無足怪者而其罪遠出源氏北條氏之上廣元初念或不及於此豈不可惜也且吾又有爲廣元惜焉者夫管仲用小白使之扶周王猛用苻堅使之無侵晉廣元之才足以用賴朝泰時矣則所以駕馭箝制之使不能肆其噬搏以陰報於朝廷者豈爲無計哉嗚呼豈爲無計哉

北條氏修禪學論

甚哉異端之害於世也吾觀北條氏之事有以知之矣夫北條氏以源氏僕隸起身其其富貴受其恩眷又何所不足乃以陰賊之心濟詭祕之計弒而篡之極其慘毒不啻

如鬼域而晏然處之莫或疑但是必有所恃焉然也夫佛教之來我邦已垂千歲而所謂禪者昉於鎌倉而盛於室町其所以爲教者虛假天地空寂萬物木石灰燼其身與心於凡榮達權利之爭美色曼聲腴味華服之好一無以動其念是狷介之士所以治其一已者也何關於家國哉然吾嘗深考之知此條氏之所以安於悖逆者盡禪教所致也何以言之夫頑愚之人不能爲姦惡能爲姦惡者必巧智者也巧智者其性情之感必過於常人今夫偷一錢於人以一事欺人其心必有不慊者况君臣世契恩義所結不啻如手足心膂一有所負能愬然於懷者鮮矣今北

條氏使其三世襲恩之君骨肉自相剪屠而奪其國於冥冥之中不唯此也其營私除害之至終至幽萬乘之主於窮海之陬當其無計不中動投其志蓋亦撫掌自喜矣而及事過物移身老氣衰靜而念之平昔豈無為怵惕煮蒿於俯俯之間者哉而方寸之內結轆而不能釋然也則思所以排遣之於是乎間彼無方無碍與世相遺之說爽然有以自解曰世之所謂君臣父子者本出空假而不足言木石灰燼之相合於我何有哉吁是其九世所以相授受以為衣鉢之傳者也其傳施及於室町氏而不絕彼天龍之建起於尊氏之異夢而五刹之隆終出於建長圓覺之右室町之僭竊仆倍鎌倉蓋有所由焉安知結跏趺坐不為奪國篡家之捷徑也香火喝捧不為弑父弑君之利刃也吾故論發之以警世之喜異端而不察其害者

山陽遺稿卷之二 畢

山陽遺稿卷之三

賴襄 子成著

傳

節女阿正傳

余西遊筑過赤間驛見其數十家瓦屋茅店依山傍樹烟火蕭條而已既而寓博多得聞驛有節女博多人松永子登爲余說甚詳云

節女名阿正父曰七兵業農又釀酒家頗豐二娶妻皆先死各生一女節女後妻出也初七兵年五十讓其家於外甥七左而別營舍老焉及病篤聚其族囑之曰吾命在且

夕而無丈夫子，唯有二女，以累公等，願養嘉右妻以長女。至於次女，待其長妻之於長二，以承宗家之緒。嘉右者，其後妻弟也。長二者，七左之子也。親族相計，如其言，以長女配嘉右。使之子育阿正焉。阿正天質穠粹，事嘉右夫妻甚謹。嘉右性無賴，不事事，日與其村馬暨万助飲酒沈湎。典義父所與田業幾盡，親族交規之，弗聽。是時阿正既長，長二亦弱冠，長二爲人質直勤恪，而連遇災患，產稍落，是以因循未成婚也。赤閒鄰邑曰勝浦村，村長半五家甚富，爲其子源五擇婦，未得，聞阿正有才姿，欲獲之。會万助因事來村中，語以其意，万助心竊計，吾苟勾嘗此事，則借此翁

勢力，何欲不成？遂諾而歸，語之嘉右，嘉右大喜，欲不謀親族而許之。親族來誚責其違舊約而規新利，嘉右患之。其明召万助語，故且曰：爲之何如？万助曰：請謀之愚兄道全。呼道全至，畫策曰：本村長善次與半五，聯職親善，託以媒介，使公然來請，奴輩何能相沮也。嘉右大喜，使万助潛往授意，善次許諾，偕來決議，乃呼阿正告之，說以利害。阿正默然不荅，良久曰：諸君爲妾計，妾寧不荷，雖然阿爺臨沒撫妾而許之，二郎矣。慈心所屬，萬不可背。百事唯命，此獨不能從。淚與言俱下。道全等大怒曰：吾輩所說，不唯爲卿計，利於義父，施及吾輩，與有榮耀焉。舍此洪福而慕落魄

之長二顛倒之甚嘉右又罵曰汝不肖此婚必有緣故意
汝已密與長二通也余必逐出汝二人阿正低頭不言万
助曰事已至此何必喋喋不如速涓吉納幣使善次閱曆
曰某日吉矣於是衆歡飲徹夜阿正向隅飲泣而已自是
梳粧皆廢家慮其有變更守之既而數日阿正忽洒然收
淚稍理髮蹟面家意其改志防護寢解阿正乘間沐浴裝
束入屋後成厥以廚刀貫咽兩手據膝伏而死時年十八
矣義母方識覺其不在訶之隣隣曰近久不見二姐也歸
家月搜遇流血淋漓大驚嘉右時他適聞變馳至得遺書
二於傍其一以遺義父母曰兒初喪爺孃乃蒙覆育恩不

帝海山今段婚事已利父母又利諸親宜速奉命獨奈初
許嫁二郎近聞其生業漸落乘是時變而適他獨享富貴
是妾違遺言而負二郎也使妾不違不負焉則不孝於義
父母矣妾身遭此罹唯有一死奉事不終多罪万恕其一
以遺長二曰妾身許郎君不須更言近乃遭勸適勝浦納
幣有日妾不任悲愴昨託人疑說一切不聽所託之人亦
反來勸妾無復有一人贊適郎君者也妾於是殊覺郎君
可痛也饒使妾遂成不義之婚身披錦繡口飽肥甘獨何
面目見人乎義父謂妾與郎君通殷勤亦空然之疑矣然
實未嘗伸一夕之情郎君所知也特思許嫁義重又欲有

辭於逝者思彼念此万愁纏心所以自殘冀見憐察嘉右
憮然万助至見其尸竊罵曰執拗女子自造罪孽豈能成
佛哉遂告之善次善次懼禍教以狂疾聞賄郡宰事得寢
不問實享和辛酉十一月也物論囂然而莫敢上聞其後
十有八年本藩儒臣竹田器甫嘗因臨館試詩以節女詞
命題自賦長韻悉敘其事藩侯閱詩心異之因密詢中外
侯生母賢而有惠其所隸小婢赤閒人也呼而近之訪得
其實語之於侯侯遣吏廉問遂奪兩村長職追咎當時郡
宰以下黜罰有差賜節女家白金使存卹焉以旌之云
外史氏曰嗚呼烈矣哉阿正之爲其夫也而推其爲心亦

可憐矣彼其生長荒山破驛間何所聞見而其辨榮辱之
分如是其明何哉蓋亦有不忍也歟余多閱都邑婦女爭
託身富貴以貧爲恥相聚而語曰某適某公矣某嫁某君
矣或曰某當適某改醮於某轉禍爲福矣嘖嘖然艷慕其
榮而至結髮偕老之情槩乎不省至與倡妓同見而不自
知其爲辱也婦女猶可恕也乃鬚眉戟張豪傑自許而有
愧於茜裙荆釵之人者多矣則何尤於邑人之以阿正爲
顛倒也男之委質與女之笄字也等耳余嘗檢筑紫野乘
近古雲擾之際武夫健將朝事立花暮歸大友者比比皆
是甚則觀其旗幟精彩以卜去就視去其君如驛舍然噫

何其無情也。故夫所謂忠臣無他，有情於其君也。孝子有情於其父也。而節女有情於其夫也。唯夫有情，是以不忍。以其不忍，故能自忍於死生之際焉耳。余烈其節，而悲其情。作阿正傳。

阿雪傳

阿雪者，大坂俠女子也。大坂爲豐臣氏之墟，風氣雄闊，人尚任俠，多以俠著者。女子而俠者，獨阿雪。阿雪爲長堀豪賈女，妾出，幼養於三好氏，亦富商，養男，欲與之配。阿雪惡其尪羸，不肖也，因誓不復迎。婚既而義父死，阿雪當家，性

有俠氣，不事生產，學書及画於柳淇園翁。又學擊劍，手搏爲人白哲，肥大，有膂力，常從二女子，曰阿龜，曰阿岳，皆拳勇。阿雪甫十六，而二女皆韶齡，無賴少年，見諸途，戲挑之，輒日二女搏而伏之，往往不能起。南郊蛇兒阪，當時甚荒僻，雖書日，人莫敢行。阿雪嘗徑焉，有二偷兒，要之，欲攫其佩，擊仆而過。因是一時喧傳，人物色避之。阿雪旣無夫，欲爲仕女，得觀禁內，以善書，爲長橋局女史者五年，頗諸宮庭故事。旣歸，薙髮爲尼，居天王寺側，月江寺，嘗以生母衣號翁水，所服皆用此。遂稱楠公正成苗裔，又以姓三好系出於長慶，於是自撰法名，曰正慶，常穿白色法衣，仍與前

二女輩游戲寺嘗開龕士女群詣會天俄雨正慶買傘千餘人給一傘頃刻而盡又嘗就寺大爲法會延伶官張樂齋供豐備或問何故對曰我家關白秀次二百年忌辰耳又竊捨金于方廣寺曰爲我弔豐臣大閣其任誕類此久之產稍落築室難波村老焉買一棺懸之門日會客飲酒一日冒署出死街上市人皆識是正慶也爭告其家寄尸平昔所買酒家而斂以其棺埋于幽泉寺得年七十五墓石雕爲雪及龜與崑石狀今猶存在蓋二女亦合葬云外史氏曰阿雪世所稱小萬者也同時南曲有歌妓善尺八有呼者輒爲女郎梳裝插笛于腰以往當阿雪俠名噪

都下至劇者演其事不敢斥名以其母名萬呼以小萬扮用南妓樣因是訛傳畫者寫真又依之云嗚呼阿雪不屑爲尋常婦女者也而况混名媚人之倡妓使或聞之吾知其瞋目唾罵也世之真假淆亂多如此者茶山翁得梁蛻崑先生贈阿雪詩稿珍之使余爲之傳因得覈其事夫阿雪之事不可以爲訓也然當其時有婦女而丈夫者矣今也則有丈夫而婦女者矣余於是有一卜氣運之盛衰爲可慨歎已

百合傳

東山在京師爲最佳麗地。每到花時，綺羅雜遝，絲肉嘔啞，
隨珥遺簪，相望於逕。而葛原最稱歌吹之海焉。

外史氏曰：余誦慈鎮風葛蕭騷之詠，未嘗不歎今昔之異。
又怪彼秀麗所鍾，豈無才貌俱秀，增美山水者，而徒見粉
黛成陣，衣香扇影，與霞彩相亂而已。蓋嘗聞之故老，葛原
之歌樓舞榭，夾路而起者，四五十年前未至如此。寶永中，
有女子阿穀，作茶肆于祇園華表南側，喜作國詩，好事者
哀之，曰：穀葉集阿穀養一女，曰百合。二女皆以才藻名聞。
公卿閒冷泉黃門殊眷，遇之。至召見之，而百合之事最有
足傳者。

百合者，不知何許人也。或曰：江戶人也。爲人明慧，絃索鍼
翫，一見輒解。旣爲阿穀所養，習其母所爲，喜好吟咏。日著
茜裙，捧茗供客，而偷閑輒手筆，研花香，鳥語隨觸，入題性
不甚裝飾，而天姿娟秀，潔白淡粧，常服楚楚，動人過者無
不畱連。都下貴介豪富子弟，多屬意者。少年自喜者，或傳
粉顧影，以求當其心。百合不顧也。百合有所素暱，德山某
者，爲幕府士，人子爽俊人也。因事流寓都下，落魄不能自
活。百合爲之傾竭心力，因得不乏。如斯者有年，有孕，生一
女，情好益篤。會德山氏宗家嗣絕，族人議取某繼之。乃使
使者齎書來迎，某乃欲與百合俱歸。百合辭曰：妾與郎君

綢繆十年、一旦萍離蓬斷、極難爲情耳。顧郎君畫錦攜婦、人以旋恐招人指目、某固要之白、吾飄泊客土、得不遺溝壑、以致有今日、皆因卿力、今一旦富貴、而遺棄糟糠、余不忍也。百合固辭曰、妾忝過愛、寧不踴躍欲從、所以不能奉命者、抑郎君承重宗祧、當選良聘、儷路傍花柳、何堪攀折、卽奔從纏綿、不唯玷辱郎君、施及祖宗、妾深懼於心、饒使憐充側室、風波中起、牽累郎君、是亦妾所逆憂也。妾日夜籌之熟矣、則一日之訣離、所以全十年之恩、惜郎君珍重、妾生死自此辭矣、幸勿復以妾爲念也。某不敢強、乃欲攜所生女去。百合曰、郎君少壯、更伴新人、前途多福、不患無

成行、遶膝之樂矣。妾旣辭、郎君誓不見他夫、獨守青燈、賴有此一塊肉、見此猶見郎君、并之附去、何以消日。某遂舍女而去。百合自是益自脩潔、一意撫養其女、子母乳乳相依、爲命、女稍長、又有才情、名曰阿町。百合常謂之曰、汝父士人也、汝珍惜其女兒身、勿自輕視也。常欲爲得一佳婿、無適意者、有池生、又往葛原、賣書畫爲活、貧不自給、人皆易之。百合獨心奇之、終以女與之。女又習其夫所爲、頗解繪事、夫妻終日、伸帑舐墨、以琴酒自娛、釜甑生塵、晏如也。百合視而喜曰、吾事異矣、無幾、何病死、後數十年、有一士人自關東來、問池生、置其僣、從而入、會生他適、獨妻在、出

應之門士人問曰夫人池君之室乎妻曰然然則吾與夫
人爲同父異母兄弟吾德山某之子也吾欲與夫人相見
久矣山河阻絕徒有神馳今幸因公事來此得遂宿志請
自今數相往來以敘匪他之情耳妻曰妾亦聞此於公母
矣然公母誠妾慎勿相通問今雖荷厚意不敢違遺命矣
士人失意而去池生後終以書画成名海內稱大雅先生
先生之配玉蘭與之齊名人比之伯鸞之孟光實爲百合
所生百合有遺集與穀葉竝傳余友與道逸獲百合自書
散稿其書灑落迢逸猶其人云

外史氏曰余數遊東山東山僧月峰爲余語百合甚詳余
初知百合爲才藻女子而已焉知其有識有節又具知人
之鑒也余視今之富兒俗漢浮慕大雅之名爭購其筆墨
使此輩遇真大雅當面錯過耳誰如有合之識之於風塵
中也如百合者可不謂奇女子哉余恐後人以百合與今
之倚門賣笑者同年而語也作百合傳

高山彥九郎傳

高山正之上野人也字彥九郎家世農正之生而俊異喜
讀書畧通大義爲人白皙精悍眼光射人聲如鐘有奇節
母死廬於冢側三年饋粥不給骨立如枯木事聞官欲旌

之其鄉俗喜博奕健訟素嫉正之所爲誣告於吏繫之獄獄胥食之弗食已而得出卽辭家遊四方求豪雋奇傑之士交之江門人江上關龍豐前人梁又七輩最親善天明季年歲饑所在盜起上野亦不靖正之奮袂起曰不可使吾鄉有此不良事欲往理之辭於關龍關龍欲援之正之不欲驢以衷甲受之獨行至板橋驛時已夜矣有二男子在橋上相嚮臥兩尻高而頭凹正之念不蹋不可行患之已而曰是官道也彼塞之無狀蹋可蹋凹處而過其人蹶起竝呼曰誰蹋吾頭者拔刀連鋒追擊正之顧而睨曰喝其人辟易不敢迫遂往未至其鄉過一旅店有喧呼飲酒

者則關龍與又七帥徒殊途先往會事平會飲也呼正之同醉俱還後官獲劇賊渠帥自語平昔未嘗遇難當漢嘗在板橋要人行劫遇一眇小大夫瞋目呵我憶之今猶股栗也關龍善劍每謂正之曰子雖以氣服人不熟武藝遇真英雄乃窮矣正之不服關龍罵曰彥九無用男子能死斬我正之憤然欲拔刀關龍以手壓刀擲笑曰止焉正之啞啞終弗能拔也於是折節學劍每夜自試至子返乃寢正之又喜交文學士聞人說孝子義僕事雖遠輒往問之轉述之於久殷殷淚隨聲墮談古今君臣順逆跡慷慨如已與同時關其事少入平安至三條橋東問皇居何方人

指示之，卽坐地拜跪曰：草莽臣正之行路，聚觀怪笑，不顧也。遊京郊，過足利高氏墓，數其罪惡，大罵鞭之三百。故平時見人惡疾之如仇，一權人專利，中外愁怨，而不敢言。正之與同志語，攬涕曰：噫！公上百不知也。今接故紙爲幟，樹山廟門外，號召立可得千許人。於誅豎子何有？聞者掩耳，其後弊事悉革。每聞一號令出，喜形於色。正之游道極廣，公侯時招致之，不辭。嘗抵一侯與政路者，兩童子穿幹濯衣袴，褶饋食甚謹。侯指曰：是小兒輩欲長者教誨之。正之聞之，逡巡。侯曰：勿然。雖余有關失，願聞之也。正之拜曰：然則有所敢言。往年某處民兄弟復父讎者，護送之，同囚徒。

是等事，關風教，願加意焉。侯謝曰：一時指揮不到，後當謹之。其爲世所重，而直已不阿如此，然正之在東，不得意，西游至筑後，過一關，關吏呵止。正之歸館，自刺。館主人驚問，故不答。曰：吾館子自刃死，無他證，又不知其故。吏來檢尸，何辭答之？願勿殊以待。正之曰：諾。刺刃于腹，與劇談。至夜分，吏來秉燭檢之，又問故，不答。固問曰：狂發而已，乃握刃，深入尺許，卽死。臨死，館主問所欲言，正之曰：寄語海內豪傑，好在而已。正之旣死，事傳三都，莫知其所以死。或曰：受關吏辱，慙憤死也。關龍曰：吾數罵人，試之，真欲斬我者，獨正之。渠已果於殺人，故亦果於自殺耳。又七聞之曰：否。

否彥九蓋有所感於夢寐中爾噫渠雖夢猶能死者也
外史氏曰予幼聞先人善語彥九郎先人亦嘗數相逢三
都閒記其鄉貫係新田郡細谷村人先世蓋屬南朝者其
好義不無所自云嘗與客語及元弘帝逃伯耆事爭其地
名訓讀正之曰吾嘗再赴伯耆訪土人識之客不復能事
其人確實類此先人嘗欲爲之傳不果近讀或書正之事
疑爲不軌之民冤矣予故畧敘所聞如此

古川翁傳

古川翁備中人也。倜儻有大畧。喜地理學。學無所承。少小
浪遊海內。抵奧羽。渡鰐浦。窺蝦夷。究筑紫薩隅。至鬼界境。
其間雖攀鳥道。涉洪波。大濤重。繭饑困。舟殆覆。溺沒。自若
也。寫山谷形態。隆然窪然。及所眺覽。樹如薺。波瀾如織狀。
如工画者。尤喜尋近代戰爭之跡。觀其攻守勝敗所由。以
鉤股法。揣遠近高卑。不失尺寸。著圖說。鑿鑿有據。嘗罵世
以兵名家者曰。此輩煮芋不辨熟否者焉。可施實用哉。寬
政中。越俟當路。注意海防。親巡視關東諸港津。聞翁名。遠
召致。欲有所詢。其子從往。及入見。又欲隨入。翁曰。何爲。曰。
大人平生與人談。甚口。今日空自收斂。翁啞然大笑曰。使
此公果聰明如所聞。則吾雖萬脩飾。一見洞視。不能然而

受吾欺又不足畏也既入隨問指畫應對如流矣大奇之
尋受命釐正武藏五郡圖譜稱旨遂欲祿翁使人以意喻
翁翁哂曰吾老矣不習折腰事直歸築室其鄉岡田村有
一老松自號古松軒主軒外多種桃花杜門著書咏歌自
娛門前一水架板爲橋平時撤之曰勿使俗物來渚我嘗
謂人曰大丈夫生無事時已不能與彼盆玩富岳白山沼
視太湖茅渚者相周旋已矣今世所謂薦紳先生不足供
偏禪用以吾所識某某差可耳翁年六十三都諸名士爭
贈壽言翁卷而懷之往示於人曰一輩無用物可打疊入
短公隻袖中者然喜與儒人交聞其談論有會於心亦低

首稱服翁長面脩頤語氣淩沈人望而知其爲偉人一畫
匠爲作肖像翁視而頷頤曰未免帶酸氣何不爲大姦雄
樣其任誕如此
外史氏曰余十六歲時翁來遊藝以與先人有舊來過予
寫海內輿地及四鄰畧圖來贈於予且曰聞豎子頗可告
語者願爲此學予時有疾不得時見而翁卽去余熟玩之
與世地圖大異不画州郡界特示山川脈理畧署州名於
傍而已余因此得識海宇大勢已而遊四方有以驗之及
作史且論事多所依據皆翁賜也而不得見翁詳聞其說
可勝憾哉

碑

廣邑新墾碑

藝之東山勢彎環與海相出入農蠶襍居稻魚之利生齒之繁甲於諸郡而廣邑居一焉邑之水注海海口沙淤積成廣斥因而隄之以爲田鹹鹵沮洳漸化膏腴者數處其最新成曰彌生新田成於邑里正多賀谷翁宗親多賀谷氏姓平本貫蒲刈嶋支派來家本邑者二翁爲其一三世相承及翁富最於宗族翁嘗助其父闢田三區今役最大勦工於文化辛未二月之季告竣於其三月有閏焉爲日

總五十九日役夫每一日率二千爲夫總十二萬人旣成籍其阡陌疆場之畧上於藩府得田三十九町有奇分隸數家課耕勸作租額未立有命特賜一町於多賀谷氏世世勿有所與焉嘉其功也蓋佗邑亦有墾闢者糜官錢鉅萬延以歲月纔能底成翁此舉出於已策取乎已費未嘗有煩於官雖因其地勢或易爲力抑亦偉矣余自吾父已識翁省鄉之次過得相見翁足跡不出其鄉無佗嗜好獨以奉上濟物爲心自奉儉朴不類豪民所以能成此偉舉也翁請余記其事于石余以病廢仕放浪客土不能報涓埃於父母之邦視翁所成寧不慙恧然因翁以得不

朽其隻詞於本土亦所自幸也於是不辭而爲之銘其詞曰

維潮與水日戰交綏非海非陸厥地棄遺爰疆爰理奮
鋪雲飛非澤於家唯國之滋過潮延水祭土之神伐鼓
鏜鏜百吏臨焉□、、、、、、、、、、、、、、、、、、、、、、、、、
公曰汝功錫汝一阡襲萬子孫莫之或刊彼汰弗惠酒酒
漁色失厥舊業新之敢得克菲乃食致力溝洫噫乃孫
子視茲所述

西大寺新作石門碑

西大寺因寺成邑舟船所輻湊在前備爲一都聚著稱遠
近西大舊爲犀戴相傳

後烏羽朝改之或曰不然足利尊氏東上時所改蓋武人
不識字認音濫呼或文檄副急苦其點畫稠密故從簡耳
寺安觀音像像造於天平勝寶寺建於寶龜之八年僧安
隆者遇異人兒嶋海中授以犀角曰投之水隨其所沈可
以興寺從之卽今地是備前二水皆自伯作來南抵兒嶋
其東者襟州治而西者帶寺波水衝齧日夜不休而基礎
屹然邑屋鱗次倚寺而宅者千餘家犀之戴焉非虛言也
當□烈公之汰諸佛場此在所不廢烏知非資其堅全以

鎮壓方面也哉。寺四更造，最後壘石于岸，益固其垠。今寺主正翁又與諸檀越謀，新作石門于南岸上，柱桷梁楹皆石爲之，而起樓架其上，柱周丈有六尺，高稱之，取材近邑，一柱助須舟二隻，助費者七十有二人，槩係邑人，勦工於文化丁丑。今茲已卯，粗成，巖立雄峙，遠望可識。自今而後，凡舟船之上下者，認焉繫泊，高帆危檣，群聚於慈雲之下，不慮風水之患，犀戴之名，於是益實，而邑與寺相須，其稱益著，可知也。夫天平寶龜邈矣，足利氏改寺名而降兵亂，相踵宰備之土者，更赤松山名浦上，浮曰數氏寺，牒所紀歷歷可指，而寺獨依然如舊。大士像一木片，能閱千載之

治亂，况石門乎？未可知其更歷幾千祀也。余故不辭正翁之請，而書其事于石，亦將自託不朽焉。爾昔蘇子瞻作蜀都大悲閣記，謂其官四方，未得歸，而想見其處，備鄰吾藝，省覲所由，余無官羈，得以涉其處，而睹其成，寧可無紀耶？遂繫之以詩曰：

南海大士騎犀之背，坐鎮斯邑。經於百代，維犀頭角，嶄焉其出，其影照水，罔兩逃逸，角一而已，折爲四柱，猶之
大士一身手。

玉堂琴士碑

琴士姓紀浦上氏諱炳字君輔世仕備前藩屬其支封內
匠君數役江戶雅解音律最善琴偶見古琴傾囊購獲益
明人顧元章物背有玉堂清韻字遂自號玉堂琴士琴士
常謂漢謠不入國耳因欲被琴以催馬樂樂廢既久取之
村野所傳又考舊志參互相驗更得數曲焉寬政甲寅辭
仕得肆志四方初聚市村氏先卒有二子選遜於是攜琴
與二子東遊會津侯客禮聘待改其廟樂乃畱遜仕焉置
選江戶而獨攜琴漫遊東窮輿羽西至筑肥最喜平安山
水召選共居焉日事遊覽推髻褒衣鬚髮鬢然負琴而行
雖士女雜沓處逢倦輒憩人環指目之不顧也衣必綿布

無副嗜酒不多飲扑器瓦皿肴核隨有醉則鼓琴又寫山
水請畫者以酒潤筆輒欣然點染氣韻高渾猶其琴也以
文政庚辰九月四日病沒年七十六葬本能寺而建碑于
嵯峨其所常遊也所著有琴譜及詩集雜記傳世而琴藏
於選家選字春琴善畫遜字秋琴解音皆淵源於琴士琴
士自獲琴行住坐臥無不與琴俱嘗為人誤墮地損其一
角卽痛哭累日蓋以琴爲命也故以自號又字其子琴在
琴士亦在也何以銘爲而吾所以銘者與春琴交久其請
不可辭也銘曰人邪琴邪抑水耶山耶山水之韻寓於琴
而著於人雖亾耶不亾者存焉我我焉洋洋焉何病吾

文之不能傳其人耶

大塚鳩齋翁墓碑銘

伊丹之酒主乎醇醲一變而為清淡峻冽者昉於鳩齋翁翁諱信雅字子明稱與右衛門老稱與助攝上野人富田氏養於伊丹酒家大塚探古君君聚往友氏生一女以妻翁翁性質直豪邁疎而不失嗜飲妙悟釀法屬家中微新造清醪曰泉川其名終大噪江都評伊丹者指必先屈於泉川佗名醞殆乎避席至或窺而擬之云文政己丑五月廿九日病没年六十二葬于邑杜若菴側室一女養京人

中村氏子配焉為嗣曰信行信行請銘墓於余余雖未識翁而識泉川而親愛之久矣不可謂昧平生因不辭而為之銘銘曰

水穀之精合為清物造之在人若泉始達人如其酒懦夫聳骨

箕浦東伯墓銘

予嘗寓備後菅先生家其門人有秋月藩醫之子佐谷惠甫頗秀邁可愛先生指而謂予曰恨子未見乃父已而乃父士信來相得甚驩乃知惠甫之秀邁肖士信也士信有

豪氣喜相刀劍得長光者所鑄寶刀示予曰此西海一將所嘗佩有故歸我子爲我銘之余諾而未果也無何獲疾西歸病漸篤召見惠甫自知不起卻藥不服以文化庚午九月十八日没于豐前長洲之寓享年四十七葬於邑之妙滿寺以弟生民承後云後三歲余客京師惠甫來見請銘其父墓告以平生所履歷曰僕父諱順士信其字通稱良山後改東伯本貫筑前林田人爲箕浦氏幼喪父弱冠來秋月養於佐谷氏配以其女東遊京師學醫於和田翁既歸成婚生一男乃僕是矣已而喪偶又自知其性不堪羈絆也謝其義父以佗人目代以次及僕而自復箕浦氏

出遊寓備後三年多請治者復適京師和田翁欲養爲嗣賦一詩辭之去遊江戸以生母齡老不欲久遠遊歸寓赤馬關請治者蟻傳爲妬者所毀去寓長洲娶溝口氏又生一男曰竹次卽久之攜妻孥遊伊勢其歸也得見先生也臨終謂僕曰曩以刀銘託賴子是不必復相煩煩以吾墓銘予謂知士信者莫若管先生士信不敢請焉耳然管氏兄弟集各有送士信詩所稱述頗悉足以不朽士信又何以余文爲至於刀銘余已諾於士信矣雖士信有言不敢不果乃今而後作刀銘以附古人挂劍之義雖然銘刀所以銘士信也銘曰

百鍊之鐵工精器珍截妖斷邪可以防身脫室而飛所
至吐光非如鄭刀遷地不良中道鋒折化歸黃泉雖乃
沈埋其氣衝天

山陽遺稿卷之三畢

張天所書

